

# 从老庄子到天桥 醉郭的醒世悲歌

本图由AI生成

10世纪末,北京开始兴办报纸。『醉郭』痛感清末朝廷腐败无能,外侮日深,以卖报唱报度日。他在天桥、琉璃厂一带沿街演唱,以喝酒装醉,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数来宝形式演唱,骂清廷腐败,骂袁世凯独裁专制,骂旧警察欺压人民。

10世纪末,北京开始兴办报纸。『醉郭』

## 醉郭墓碑

醉郭逝世后,彭翼仲出资为其办理丧事,立墓碑,并题“醉郭之墓”。近代著名文学家、翻译家林纾(字琴南)为其撰写碑文,由祝春年书,镌刻墓碑阴面。《正宗爱国报》发了讣告,梁济写了《表扬醉郭之一斑》的悼念文章。醉郭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下,其碑埋于墓前,墓碑不大,高一米许,宽不足半米,青石镌成。在京城知道他本名叫郭瑞的人很少,外号“醉郭”之名却人人皆知,所以他死后墓碑上刻的是“醉郭之墓”。与同葬于此地的赛金花、香家、鸚鵡家、高君宇、石评梅等名墓相邻。1952年兴建陶然亭公园时,郭家后人将其墓迁至他的老家丰台区老庄子村,1986年扩建丰台西站货车场时,他的墓及墓碑被埋入铁路路基下。

醉郭先生墓碣碑文:“辛丑(1901)之冬,(八国)联军出(撤)京,有扶(带)醉行歌于市者,则京西醉郭先生云五(其字)也,先生名瑞。产荡于义和团,愤时政蹙(堕,音徽,毁坏)坠人心,谬戾(音隶,罪过)则一寄于酒。困匪(义和团)之所以废乱京畿者编为歌曲,沿道演唱,听者若堵墙,称之曰“醉郭”。御史(官名,封建社会负责监察、纠察、出巡)遣骑斥去之,先生行歌如故,然听者亦稍稍知困(义和团)之,但能作贼(像义和团)非果于灭洋也。吴县彭君翼仲伟先生所为,授以通俗之文,俾(音彼,使)迪(音笛,开导,引导)顽蠢,先生得之甚喜,讲益力声益肆醉亦益甚,彭君既以事(事故)遭戍(边疆),先生哭声之良乡,因而大困(病),则就养于贫民院,然匪日(没有一天)不颂彭君也。迨(音代,等到)彭君归,而先生疾病,语彭君曰:“吾患略闲行归矣。”是夕,先生卒,年六十有九。彭君醮(音聚,大家凑钱)贖(同资)葬之于此(陶然亭),嗚呼!因匪(义和团)乱而有今日,而乱滋炽(音赤,旺盛),果先生在者歌哭不且更剧耶!甲寅(1914年)春三月,閩县(今福建省福州市)林纾撰,宛平祝春年书。”

2008年3月8日,笔者同老庄子村退休干部刘路菲、文史朋友王宝升到老庄子社区(今属宛平街道管辖)采访了醉郭之孙媳妇段秀英(82岁),她说:“我15岁嫁到老庄子郭家,丈夫郭永如是醉郭之孙,老老爷爷子(公公之父,指醉郭)文化较深,原来家里收藏的一大摞木书,是他印刷唱词的木板,后来被婆婆给烧了。我有两个儿子,老大郭德顺,老二郭普顺,他们是醉郭的曾孙。”

关于醉郭生卒年龄各种书刊记载不一:《丰台区志》和《老庄子乡志》均记载:生于1872年,卒于1922年,享年五十岁。这个记载是不准确的。1907年醉郭送彭翼仲去新疆服刑时已经63岁了。据《正宗爱国报》记载,醉郭逝世时间为1913年5月21日。醉郭墓碑立碑时间为“甲寅春三月”,即民国三年(1914),碑文记载:“是夕,先生卒,年六十有九。”按1913年去世时间推算,他的生年应为道光二十四年(1844)。

## 醉郭先生墓碣

辛丑之冬,联军出京,有扶醉行歌于市者,则京西醉郭先生云五也,先生名瑞。产荡于义和团,愤时政蹙坠人心,谬戾则一寄于酒。困匪之所以废乱京畿者编为歌曲,沿道演唱,听者若堵墙,称之曰:“醉郭。”御史遣骑斥去之,先生行歌如故,然听者亦稍稍知困之,但能作贼非果于灭洋也。吴县彭君翼仲伟先生所为,授以通俗之文,俾顽蠢,先生得之甚喜,讲益力声益肆醉亦益甚。彭君既以事遭戍,先生哭声之良乡,因而大困,则就养于贫民院,然匪日不颂彭君也。迨彭君归,而先生疾病,语彭君曰:“吾患略闲行归矣。”是夕,先生卒,年六十有九。彭君醮贖葬之于此,嗚呼!因匪乱而有今日,而乱滋炽,果先生在者歌哭不且更剧耶!

甲寅春三月,閩县林纾撰,宛平祝春年书。

文/高世良

丰台老庄子村的“醉郭”,是清末民初天桥一带走街串巷著名唱报文化人,《丰台区志》《北京百科全书·丰台卷》均有醉郭传略,北京历史书籍、北京报纸也有文章介绍他。

醉郭本名郭瑞,字云五,生于宛平县卢沟桥城南老庄子村(今为丰台区宛平街道管辖),因好酒装醉骂腐当局,人称醉郭。醉郭是人们送给他的外号,也是人们对他的尊称,知道其本名的人倒很少,醉郭比他本名还响亮。他是一个普通人物,也是一个著名人物。他是北京第一批卖报人,也是讲报人的先驱,他开创了用白话讲报的先河,掀起了北京市民关心时局的风气。

## 醉郭是“天桥八大怪”之一

郭瑞年幼聪明,因家境贫困不能上学,少年时期自学认字,青壮年时期在家务农,50岁左右时进京谋生。义和团运动对他影响很大。他目睹了家乡老庄子村成立义和拳、义和团火烧与他家乡相邻的北天主教堂(在今北天堂村,未复建),经历了义和团火烧长辛店、卢沟桥、丰台火车站的过程,又因当时永定河决堤受灾,生活困难,为了生计而离家流落京城街头。

19世纪末,北京开始兴办报纸。他痛感清末朝廷腐败无能,外侮日深,以卖报唱报度日。他在天桥、琉璃厂一带沿街演唱,以喝酒装醉,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数来宝形式演唱,骂清廷腐败,骂袁世凯独裁专制,骂旧警察欺压人民。宣南地区是报社编辑、印报和发送报纸的集中地,便于醉郭搜集新闻资料,买报卖报,与报社联系。他天天生活在老百姓之中,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,他自编自演,语言辛辣尖锐,他的演唱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,反映了人民的呼声,得到老百姓的拥戴。他每次在街头演唱时,身后总跟随一群人,驻足听讲的人很多,多得如堵墙,他的演唱博得众人的喝彩。京城出现了“满市争听醉郭唱”的局面。有的学者称他为民间艺人,说他是“天桥八大怪”之一。

当时的警察经常阻挠他的演唱活动,软硬兼施,他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至三十三年(1907)的五年时间里被警察打过六次,被押进班房五次。有一次被警察逮捕,被捕后他常借醉态戏弄警察,遭头上浇尿,终因装醉要疯被释放。他天不怕地不怕,挨打无所谓,从班房出来,照常沿街演唱。醉郭收入较低,生活困难,常得到别人赞助。他省吃俭用,积攒一些钱,就捐赠给贫困群体。他曾资助北京《启蒙画报》报馆办报,晚年办孤儿院,在京城有一定的影响。因为他卖报唱报的名声大,作为活广告,他还被请到天津卖过一段时间的报纸。

## 醉郭原著《唱歌·醒世词》

清末民初报纸研究专家、丰台区统计局原局长甄润昌向笔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:1905年11月1日《京话日报》登载醉郭写的《唱歌·醒世词》。全文如下:“危难谁保国民险?火到眉尖尔不知,营巢垒穴,常为子孙计,病人膏肓犹胡思,逍遥得意,辜负了扁鹊卢医,国破家亡,有多少为奴为隶,身败名裂,鞭朴任人驱驰。记得北京城流离之日,东三省蹂躏之时,六千多人,沉黑龙江而同死,百万赤子,南北东西,妇女们受了无穷大辱,男子汉还道是天意无奇!现今时局危乎危,外则边疆未靖,内则国债支离。再不团合大体,我同胞振起无期,百折不回,一心要开通民智,尽心竭力,死而无欺。国民捐国债便是

民债,救了公急无私。写到处笔难题,问同胞知也不知?倘若执迷不悟,沉睡如泥,那可身临苦海,悔之晚矣。”(原文无标点,标点为编者所加)

醉郭在京城卖报唱报多年,自编了许多演唱材料,但存世作品极为稀少,这是见到的唯一一篇。这篇作品反映的是19世纪末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的暴行。1894年(甲午年)中日战争,也称甲午战争,这次战争是日军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,中国战败。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,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给日本,并赔款等。从这篇作品中看到醉郭在努力呼唤民众赶快觉醒,团结一致,反对侵略,建设国家。

## 唱歌·醒世词

醉郭 著

危难谁保国民险?火到眉尖尔不知,营巢垒穴,常为子孙计,病人膏肓犹胡思,逍遥得意,辜负了扁鹊卢医,国破家亡,有多少为奴为隶,身败名裂,鞭朴任人驱驰。记得北京城流离之日,东三省蹂躏之时,六千多人,沉黑龙江而同死,百万赤子,南北东西,妇女们受了无穷大辱,男子汉还道是天意无奇!现今时局危乎危,外则边疆未靖,内则国债支离。再不团合大体,我同胞振起无期,百折不回,一心要开通民智,尽心竭力,死而无欺。国民捐国债便是民债,救了公急无私。写到处笔难题,问同胞知也不知?倘若执迷不悟,沉睡如泥,那可身临苦海,悔之晚矣。

## 醉郭得到文人支持

他的演唱得到民众的欢迎,也得到一些著名文化人物的赏识和支持。他与梁济(字巨川,梁漱溟之父)交往深厚。梁济在清朝为四品京官,民国后又在民政部任职,醉郭到崇文门外梁家被奉为上宾,一家人听他讲下层社会的状况,梁夫人亲自张罗饭菜招待他。醉郭街头演唱要紧密结合新闻时事,所以他与进步报刊联系较多。《正宗爱国报》的丁宝臣每天周济他十枚铜圆。《京话日报》经理彭翼仲常请他到报馆听取百姓的呼声,还常为他编歌词,供他演唱,

使他红火一时。有时他身穿一件《京话日报》的号坎儿,讲解报纸内容,成为此报的义务“游行演说员”。1907年春,彭翼仲遭受袁世凯迫害发往新疆服刑。醉郭和他是患难朋友,63岁高龄的醉郭从京城一直送他到良乡泪别。醉郭由于过度悲伤而得病,他在病中天念叨彭君对他的好。辛亥革命后,1913年4月22日,彭翼仲获释从新疆回到北京,醉郭已病重。彭翼仲看望了老朋友醉郭,一个月后醉郭在宣南龙泉孤儿院逝世。

